

• 把所有的梦想都变成可以读到的故事 •

阿飞幻想

因为专业 所以好看
Fantasy

第3辑



井上三尺 《冰箱里的人》



白饭如霜 《八婆影锁》



飘灯 《圣诞礼物》



陈猿 《初拥》



幽斋悠哉



游仙记

· 我也

枕中仙人，
黄粱一梦长安一夜乱，
只为游仙枕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飞幻想. 第3辑 / 阿飞主编. —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5113-1088-0

I. ①阿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55445号

●阿飞幻想. 第3辑

主 编 / 阿 飞

策 划 / 苏学军

特约编辑 / 妖 果、刘 壮

责任编辑 / 文 心

装帧设计 / 图河奚氏

版式制作 / 北京恒大艺彩印刷设计有限公司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毫米 1/16 印张16 字数: 250千字

印 刷 /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版 次 /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1088-0

定 价 / 1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0号通城达大厦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 真: (010) 64443979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 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• 把所有的梦想都变成可以读到的故事 •

阿飞幻想

因为专业 所以好看
Fantasy

第3辑



井上三尺 《冰箱里的人》



白饭如霜 《八婆影锁》



飘灯 《圣诞礼物》



陈猿 《初拥》



幽斋悠哉



游仙记

枕中仙人，
黄粱一梦长安一夜乱，
只为游仙枕。
· 我也来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【游仙记·我来也】幽斋悠哉

枕中仙人，黄粱一梦？长安一夜乱，只为游仙枕。

身高尺许的鹤国公主，“天下第三神偷”我来也，参天之躯的端木帝，头顶“请君瓮”的“来俊臣”，

无人得见真容的“西海第一美人”，招雷引电驾驶“灰机”的“九天雷帝我望云”……

各路奇人异士，各色古玩法宝，从长安城一路斗到化外之地。

幽斋悠哉带你穿越时空，领略唐传奇的斑斓幻境。

【八婆影獭】白饭如霜

人人都爱，无妨爱之珍贵，人人都失去，不减失去之悲伤。要如何去整理，那些无所不在的回忆。

【初拥】陈猿

她把石嘉木一把拖起，凶相毕露，张开嘴，獠牙深深刺进他颈部的血管。

所有的光线都消失了，世界一片黑暗，寒冷又孤独。在失去知觉之前，石嘉木隐约听到她痛苦而惊恐的号叫。

【冰箱里的人】井上三尺

《盗梦空间》呼之欲出，一个关于记忆的故事。

【圣诞礼物】飘灯

较真儿的圣诞老人送不出礼物，坚持原则的魔鬼要当扒手，秉笔直书的愤青记者被炒鱿鱼，

算命扯淡开专栏的女巫倒活得还算滋润，财神平时受人一点不咸不淡的供奉，

事到临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……

圣诞快乐！

策 划 / 苏学军
特约编辑 / 妖 果、刘 壮
责任编辑 / 文 心

《阿飞幻想》合作媒体

sina 新浪文化·读书

网易读书
book.163.com

腾讯读书
book.qq.com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西祠胡同
www.xici.net

榕树下
www.rongshu.com

纵横中文网
www.zongheng.com

17K.COM
一起看小说网

科幻回

8 读吧
com

人人网
renren.com 独家sns
网络媒体支持

上架建议：
幻想/流行/青春文学

ISBN 978-7-5113-1088-0



定价：15.00元



阿飞幻想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幽斋悠哉

陈猿
(初辑)

白饭如霜
(八婆影像)

(游仙记·我来也)

飘灯
(圣诞礼物)

井上三尺
(深箱里的人)



封面插图：李涛

第3辑编辑名单

出版统筹：苏学军

名誉主编：吴岩

主 编：阿 飞

责任编辑：文 心

特邀编辑：天 平、妖 果、琉璃鸟、刘 壮、宛然流转、本少爷、九戈龙

美术编辑：图河寒氏

插 图：李 涛、熊小开、天 女、凭 舟

阿飞幻想1.0

【第3辑】

目录

CONTENTS

8

游仙记·我来也

/幽斋悠哉

枕中仙人，黄粱一梦？长安一夜乱，只为游仙枕。

身高尺许的鹤国公主，“天下第二神偷”我来也，参天之躯的端木帝，头顶“语君瓷”的“来俊臣”，

无人得见真容的“西海第一美人”，招雷引电驾驶“灰机”的“九天雷帝我望云”……

各路奇人异士，各色古珍法宝，从长安城一路斗到化外之地。

幽斋悠哉带你穿越时空，领略唐传奇的斑斓幻境。

106

八婆影貌

/白饭如霜

人人都爱，无妨爱之珍贵，人人都失去，不减失去之悲伤。要如何去整理，那些无所不在的回忆。

122

初拥

/陈猿

她把石嘉木一把拖起，凶相毕露，张开嘴，獠牙深深刺进他颈部的血管。

所有的光线都消失了，世界一片黑暗，寒冷又孤独。在失去知觉之前，石嘉木隐约听到她痛苦而惊恐的号叫。

198

冰箱里的人

/井上三尺

《造梦空间》呼之欲出，一个关于记忆的故事。

216

圣诞礼物

/飘灯

较真儿的圣诞老人送不出礼物，坚持原则的魔鬼要当扒手，秉笔直书的愤青记者被炒鱿鱼，

算命扯淡开专栏的女巫倒活得还算滋润，中国财神平时受人一点不咸不淡的供奉，

事到临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……

圣诞快乐！

插图

作者

李涛

幽斋悠哉

游仙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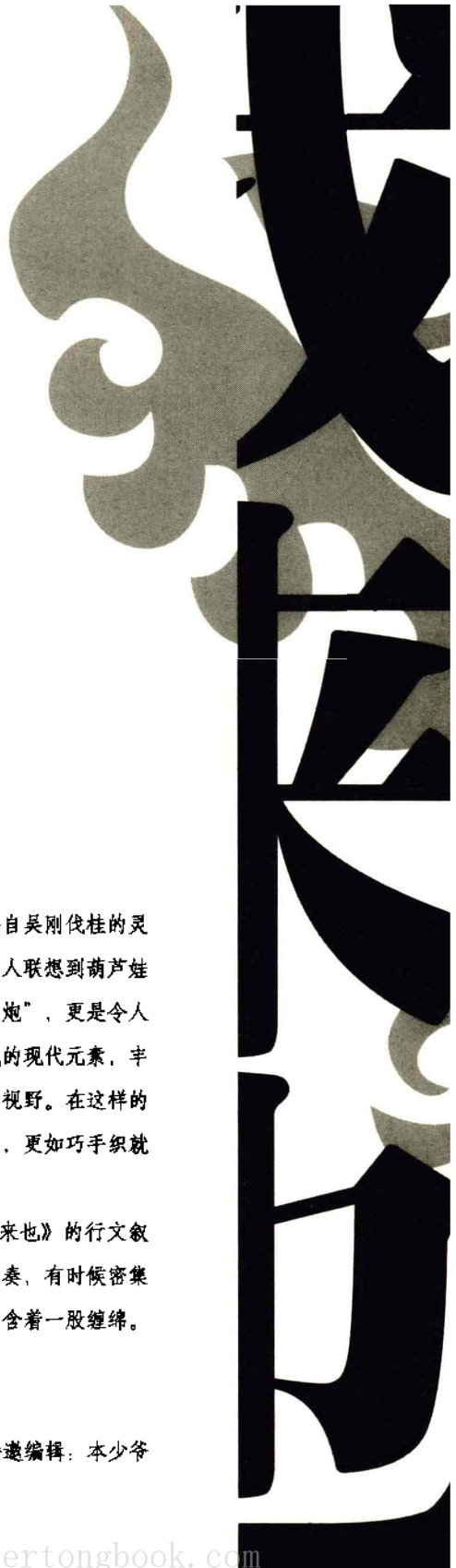
我
也

谁人不是传奇

中国古代传奇志异小说里，有许多精彩绝伦的故事，令人迷恋遐想，为之神夺。可惜大多篇幅短而故事略，寥寥数笔道尽乾坤表里，却又余韵悠长，令读者意犹未尽。

幽斋悠哉的这篇《游仙记·我来也》，虽化用自一则唐传奇，但妙想联翩，意象纷呈之处，其实已经跳出旧时窠臼，自成机杼，让读者深陷于他笔下这个光怪陆离情根交织的妙想世界，不欲拔身而出。

这种瑰丽的想象根植于古典文化里的趣致，又从中脱胎而创造出更为奇异洪渺的人与物，一桩桩，一幕幕，娓娓道来，着实撼人心魄。巨人、尺姬长短大异，各居其国，隐约能



窥见《镜花缘》的风貌，伐之又生的西海东桑树仿佛又得自吴刚伐桂的灵感，三千葫芦兵既有“撒豆成兵”的民间故事影子，也让人联想到葫芦娃的童话，而夹杂其中的九天雷帝竟乘“灰机”、发“离子炮”，更是令人在瞠目结舌中又骇然失笑。但也正是这些神异场景里隐藏的现代元素，丰富了小说的时代感，也体现出了较唐传奇更为开阔的现代视野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故事里那些角色各自为爱而生的痴、顽、嗔、伤，更如巧手织就的一张情网，将人捕于其中而低徊叹想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系列传奇小说中的一篇，《我来也》的行文叙述方式别具风味——在阅读时总会让我觉得有种古怪的节奏，有时候密集如乱蜂，显得十分骤急粗鄙，有时又断续似藕丝，舒缓中含着一股缠绵。这是不多见的一种阅读体验，十分别致可喜。

特邀编辑：本少爷

[1] 老子天下第一

我来也姓我名来也。

他下生就没有名字，爹娘忘了给他取名，又把他忘在了朱雀大街的门楼子底下。他猫命狗运地长到十六岁，别人仍唤他“张三猫”或是“李四狗”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把长安的鹞子头儿尔见愁的脑袋踩在了脚底下，这才有了名字。

据说这位鹞子头儿是北魏枭雄尔朱荣的后人。我来也没读过几本书，不知尔朱荣何许人也，更不知尔朱才是姓氏。可他知道尔就是你，你就是汝，尔见愁就是你见愁——你见愁，你见愁，那老子就只好来见一见，看看谁愁谁不愁——于是长安的鹞子们自此都唤他“我来也”。

这一年，我来也以为自己十七岁。

我来也的胆子大，贼大。他做了长安的鹞子头儿第一天，便把东府绥靖侯的金翅冠拿来做了夜壶。第一个月就把

自己在长安最高的登云楼的挑角吊了三天，整三天，就为看看北海王最宠的一个妃子，屁股上是否真有传说中的“勾魂记”。

所以别人胆大心细，他是胆大喜高。就好像此刻，他孤零零地站在七八丈高的一杆旗斗尖上，仍然虎目长眉金鸡独立，直把南华苑里的百官惊呆了眼。

这天是郭太后移鸾兴庆宫的日子，唐穆宗率六宫侍从、臣僚贵胄，设珍筵开百戏，在南华苑为母贺喜。

苑里的牡丹花团锦簇，苑里的百戏亦是锦簇花团。其中有两处别是引人入胜——北边几十个乐倡簇着一个优伶漫弹琵琶，叮叮咚咚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奏得天花乱坠。而这一厢，我来也在旗斗上倏高忽下，腾跃如飞，却也是轻疾快意乱坠天花。

他忽如弹丸跳荡，忽如灵猿行空，引得观者目无一瞬，揪心仰止。忽见他一个失足，从旗斗上急坠而下——观者还未及惊声出口，他袖子里飞出一条银索，锵的声钩住高杆！一个鹞子腾空又飞回了杆顶。

这兔起鹞落，顿然响起了一片喝彩。我来也立在杆顶翘望四方，心花便也如牡丹样怒放开来。这可是皇帝赏花的地方，长安城大小鹞子一万多双翅膀，从没一个飞进来过。他今几个不但进了来，且还比皇帝老子站得高，立得俏。

尔见愁那时不过揪了一朵皇城的花，

就牛逼烘烘了半个月。如今老子把皇帝老子都踩在了脚下，岂非比万岁还他娘的万岁么？——这般想着，他脚底下就果然有人山呼起万岁来，直似为他神乎其技折服，大伙五体投地当真要改朝换代了。

原来苑中一行人正拜谒穆宗与太后。当先的一人道：“臣今日带来两宗奇珍，一名赤鸡，一名黄鹤，臣偶然得之不敢私享，奉与太后以贺迁宫之喜。”

我来也的长眉可就打了结，暗自纳闷：赤鸡黄鹤不就是长了翅膀的两块肉么，有什么了不起了？只见几个侍从抬上两物，其一的遮幔掀开，果然一鹤而立，丹顶白羽，颀足长喙。他不由更是纳闷，分明白鹤，哪里是黄鹤了？

鹤伫立人前竟不飞不逃，只管呆若木鸡。那人于鹤尾拨弄几下，鹤方梦醒，曲颈长鸣翕动羽翼，倏尔升空。翔舞数圈又敛翼而下，呆立不动。那人笑道：“此乃巧匠所制，内藏机簧，簧驱鹤舞，是以名‘簧鹤’。”

我来也这才恍然，原来是“簧鹤”而非“黄鹤”……那人又掀开另一物遮幔，其下却是一方沙盘，盘上青山绿水栩栩如生。水畔有角亭，亭中一女斜倚阑干，作望水凝思状。太后不由笑道：“这盆景果然奇巧，望去如画，甚是写意。”

那人摇头道：“太后不知，此物另有妙处。”太后奇道：“难道亦如簧鹤

那样会飞么？”那人躬身道：“这也是巧匠所制，每逢月夜，景中女便会沐月歌舞，恍如生人，因长尺许，遂叫做‘尺姬’。”

太后不由喜道：“原来这般玄妙，果是奇珍，果是奇珍！”遂命内侍将两物搬下，继而又是一派歌舞升平。如此欢宴，直至暮罩飞檐，仍旧掌灯未散。

月拨云幕，将南薰殿的琉璃瓦映得如水银泻顶。我来也灵猴似的滑落檐角，逾窗入殿。此时宫娥内侍皆在南苑侍奉，一派空寂。

他大摇大摆地翻窗开柜，直将珍玩贵器倒腾了一地，却眯了虎目喃喃地道：“怎么不见那东西……”

说着，他的袖子里应声飞出一条银索来，索末乃是一爪，爪指如钩，屈张灵动宛如人手。这下仿佛他又伸出老长的一只手臂，上下翻飞拿左捏右，便是几丈远的地方也能手到拈来，直比肉手还要灵便。如此三手齐动，眨眼便把南薰殿翻了个满目狼藉。

倏尔他又直奔卧榻，突地看见一枚青竹镂制的竹夹膝——竹夹膝又名竹夫人，乃时人纳凉之物，下品为竹皮编就，而以整竹镂空方是上品。此太后所用非但上品，还镶以碧莹凉玉，尤显尊贵。只见镂眼内白光隐隐，似有一物藏其腹中。

我来也不由大喜，银爪巧手也似弹

射而去，捉起竹夫人，微微一捏便四分五裂。竹内卧着一枚二尺见方的玉枕，温润如脂，上雕洲岛山水，烟气氤氲，直若海上云雾时隐时现。

我来也的长眉霎时都要飞上了天去！颤颤地纳枕入怀，吃吃笑道：“老子终于……哈哈……”

忽见榻侧还立有两物，一鹤一景，正是日间进献的尺姬簪鹤。他虎目一转，想起误将“尺姬”做了“赤鸡”，一把便将尺姬抓过，心道：倒要看看这机偶有何奇妙。

只见掌中机偶，眉如新月，眸秀唇红，额上发髻身上襦裙也是栩栩动人。他不禁想起沐月歌舞之语，于是将机偶对着窗外月光晃了晃，却无甚动静。他抓耳挠腮也没想出个所以然，索性一并塞入怀中，嘿嘿笑道：“一定是这里的月亮不好，等我给你换个黄金大屋，你再为我歌舞庆祝。”

思忖日后“金屋藏娇”之景，他不由眉飞色舞，嗖地纵至一张书案前，执笔蘸墨，拣那空洞的殿壁写了斗大数字，掷笔大笑道：“今日起，老子便是天下第一！”

只见壁上，赫然“我来也”三个大字！字体削如柴棒，竟有几分柳公权的风骨，不过歪歪斜斜又好似张旭癫笔之草，能兼张柳体者古未有之，他这几个字果然是空前绝后，天下第一！

[2] 乐营将军

谁说天下第一是天上的月亮来着？

我来也心尖儿疾跳，虎目含泪，仿佛那枚月亮已经活脱脱地落在了他的荷包里。然而这时候，突听身后一声冷笑：“什么天下第一，第一飞贼么？”

他被突来的声音骇了个筋斗，直蹿上那张书案！惊悸四顾，却也不见一个人影儿。忽然又闻大殿外面，有人道：

“你贼忒兮兮找什么？我便在这里，可见你有眼无珠。”

他这才看见，大殿门前不知何时多了一人，素面如雪，似敷了老厚的一层胡粉，眸若明珠，正炯炯地向他逼视。

我来也长眉一跳，记起这人曾在南苑弹琵琶来着，正是宫中的乐营将军——自唐玄宗始，长安便设梨园，训教优伶俳倡以供御用，梨园之首叫做乐营将，便是伶魁。

这位“将军”可了不得。开元年间，有乐官李氏彭年、龟年、鹤年三兄弟，彭年擅舞，龟年鹤年擅歌乐，三兄弟曾合创《渭川曲》，名动天下。而此人竟兼得李氏兄弟之长，尤其弹得一手好琵琶，于是自名“彭龟鹤”。

彭龟鹤一双明眸打了几个转，斥道：“耍猴么？你鬼鬼祟祟在此做甚？”

“小人，小人初次入宫，迷了路……”我来也跃下书案，数数衍衍地往窗前挪去。彭龟鹤望望殿中狼藉之景，冷笑道：“你真会迷，这条路可是发达得紧……”陡地看见殿榻上四分五裂的竹夫人，他不禁变了颜色，怒道，“你偷了什么！”

我来也哈哈笑道：“这是偷么？分明是盗！”银爪早如灵蛇般钻出窗外，方挂住檐角，他已是游鱼出窗，眨眼越檐而去。

宫深夜重，我来也掣爪跳荡，直将飞檐重阁的大内做了丛林，不一刻到了宫东。这时间宫里已是乱了营，四下明火隐隐，一片缉盗之声。

眼见越过前方城郭，便是兴庆宫外的夹墙道，北通大明宫，南通曲江池——我来也入宫时已想好这条退路。他方要攀上官墙，突听耳畔嗤的一声疾响，瞬即眼角有一掠青影闪过！然后便听宫墙下的影子里一人咯咯笑道：“这猴头，脚底抹油的功夫可是不赖。”

随声在月光下现出一张脸来——我来也登时又骇了个跟斗，不由脱口道：“你、你倒敢比我还快！”

彭龟鹤笑嘻嘻地走出了影子，道：“不兴比你快吗？我看你也不怎样‘第一’嘛……”音还未落，我来也那只老长的“手”已是攀住一棵树冠，嗖嗖几个起落，又没了影子。这一回他连气也不敢喘，腾挪跳跃，瞬即又到了宫西。

双脚刚认准了地面，又是一声疾响，一线青辉，只听斜刺里彭龟鹤吃吃笑道：

“才来啊你，等着你呢。”

这一声，吓得我来也直接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！足不落地，爪不放松，又飞腾而去。这次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将出来，恨不能真做了猴头，驾着跟斗云一去千里。当下连拐了一百来个弯，绕来绕去，再不闻彭龟鹤的声音他才停了脚，抹了把汗啐道：“好个黏人的牛皮糖！你再敢出来给老子试试？”

于是便听彭龟鹤在身后答道：“出来了，你不累就尽管跑。”

我来也的长眉一阵哆嗦，他慢慢转身，直勾勾地瞪了彭龟鹤许久，忽然哈哈大笑：“罢了罢了，老子怕了你了。”

却也没跑，他反是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，道：“没看出这宫里头还藏着‘横鹞子’呢，怎么茬？想要拔翅还是拐水……”

他夹七夹八了许多贼语，彭龟鹤也不知听懂没有，只是笑道：“谁稀罕拔你的翅，不过你便是飞到白玉京去，也逃不出我这手掌心。”说着，手掌一张，一点青光倏忽而现，在他掌间荧荧缭绕，宛似鬼火。

我来也虎目一痴，心道这家伙莫非会妖法么……却见彭龟鹤笑容一敛，哼声道：“拿来！”他不由道：“拿什么？”

彭龟鹤冷笑道：“你偷了什么，便拿什么。”我来也的眼珠骨碌碌一阵急转，眯起虎目笑道：“好说，既然见了面，当分你一半……”从怀中取出一物，劈手掷去，喝道，“罢了！这游仙枕——便让与你！”只见那物悠悠脱手，径直落向一处池塘。彭龟鹤不由一声惊呼，直追着那物纵去！

便这一刹，我来也袖子里弹出一条银链，银龙似的直飞了十数丈高，锵地钩住一幢高楼！——待彭龟鹤醒过神时，便只见月下，一点疾影凌风而去，真要飞去白玉京似的，越过城郭，一纵即逝！

月渐中天，长安南角的通济坊里，一处幽暗的民居忽然盈盈闪现出一片白光。皎洁皓然，宛似这屋里住着神仙，摘了几片月光来省灯油。

我来也躺在一张破榻上，痴痴地望着掌中的游仙枕发呆。适才在南薰殿，灯火通明还未觉怎样，此间暗室一衬，这枚玉枕竟然晓月似的皓皓闪华。枕间雕刻的洲岛啊，山水啊，更是隐隐若现，跃跃欲出，犹若他掌上拿的竟是一处小千世界，梦里乾坤。

似被玉光闪成了傻子，我来也吃吃地笑了一通，然后又吃吃地再笑。仿似他一生的奇遇，一生之大幸，便全在这二尺之间了。

忽然不知抽了哪根筋，他腾地又纵起身来，擎着游仙枕向四面喝道：“神

仙鬼怪大中小人都给老子听好了！天下第一奇盗我来也在此，都他娘给老子跪安吧——哈哈！”

仿佛那枕头又成了令牌。果然斗室里的“神仙鬼怪大中小人”们都躲在影子里“跪安”了，空空寂寂，当真怕了他这新鲜出炉的“天下第一”。

吼了几嗓，我来也一个筋斗又翻倒在榻上。细细把玩玉枕，忽见枕底还刻着几行字迹，只见是“须弥胜境，有仙荏苒。偷宙借宇，还以梦寐。”

他搔搔头皮，不觉念出声来：“须弥胜境，有仙……有仙草草……”那两个字他只认得脑袋，肩膀以下却是目无丁，于是便“草草”了事……不过那个“偷”字可是认得，心道：怪了嘿，老子刚盗了游仙枕，便有神仙知道了，把老子的事迹刻在了枕头上？

他看了半天，又见旁边还雕着一堆小字，蝌蚪文仿佛。大的都草草了事，小的更不甚了了，于是打了几个哈欠，心中大乐——这神仙真够意思，把老子的事迹写成了……写成了千字文啦！

他平生见过字最多的书便是《千字文》。不由喜一阵，傲一阵，一头扎在枕上，胡思乱想了好久，眼皮子便打架得不行了。想来适才逃酥了筋骨，没消一刻，他竟起了鼾声……

斗转星移美梦沉沉，我来也忽觉周身一片寒凉。蒙蒙眈眈睁开双睛，只见眼前一片雪白，四方无际，仿佛身坠雪

原，云浩雾渺，又似琼山之巅。

他不由大讶，心道：莫非一不小心真入了仙境了？茫然之际，忽见满眼的云雾幢幢中飘来一人，直向他拂袖道：

“速去速去，此地可是你来得的？”

我来也不由长眉一立，冷笑道：“我怎地不能来？便是天上的白玉京老子也敢来。”

那人鬼影似的飘来漾去，蓦然惊道：“难道你得了那枚枕头吗？”我来也不由哈哈大笑：“你知道便好，我现在是天下第一，就是神仙也得敬老子三分！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好，好。你自去做第一，何故扰人清梦？”突地大袖一拂，顿时一只金灿灿的手影劈头掣住我来也的衣襟，就势一抛，便将他从琼山之巅抛下！

我来也不由一声大叫：“老子是天下第一！你敢……”蓦地翻身坐起，只见榻还是好好的榻，他还是好好的他，原来竟是莫名一梦。

呆坐半晌，他抹了把冷汗，回手去摸玉枕，喃喃地道：晦气，做的鬼梦……然而掌下摸了一空！他回头望去不由大骇，原来一梦之刻，头下榻上的玉枕竟然不翼而飞！这时他方醒觉，才刚那盈耀室间的玉光已是暗去无明。

[3] 登徒子

我来也没有料到，他的天下第一竟真成了天上的月亮，只在他怀里勾留了片刻，便遗梦而逝。

他的心尖儿又如得枕时那般一阵疾跳，虎目含泪——委委屈屈地扬眉四顾，只盼着月亮从荷包里掉出来，便只落在了脚底下。

然而脚底只是一片空冷冷的石头地。这时候，耳边却有个声音纤细细细地冷笑道：“什么天下第一，第一登徒子么？”

一瞬之间，我来也以为又是彭龟鹤找上了他。登时也顾不得游仙枕，跳下榻来道：“鬼东西，是你么！”

只听那声音又道：“哦，原来是个傻子。”这回听得清晰，嚤如鸟语，可不是彭龟鹤。我来也环顾室中也不见人影，不过既不是那“黏人的牛皮糖”，他倒松了口气。于是连寻都懒得再寻，又往榻上一躺，大声道：“人也好鬼也好，来寻晦气请走前门，若来偷东西，后院有狗洞。”

许久也无回音。我来也反是沉不住气，下地出门，来至窗外。他东找西寻，却是一派空寂。于是连院里的水井他也扒着瞧了几眼，里面惨惨淡淡，除了浑浑泱泱地映出一抹月光在他眼前，竟连人